

刘逸生 著

事林小札

本书内容大抵都是常人接触所及，却又未必为人所知，有些更如天方夜谈。自己以为离奇，便也想公之于众。



广州出版社



事林小札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洗 岱 裴重生
责任校对：刘穗文 黄美甜
封面设计：郭 炜

书名：事林小札
作者：刘逸生
出版：广州出版社
发行：广州出版社(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
印刷：广东番禺官桥彩印厂(番禺市石楼镇官桥村)
规格：787毫米×960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50千字
版次：1998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1年1月第2次
印数：~~1001~~→11000册
书号：ISBN 7-~~60592~~-822-3/G·147
定价：20.00元

前 言

自从离开了报纸工作，也走下教书的讲坛，我就闲下来了。不论古今中外，按照我的年纪，都已归于“台下看戏人”之列，不须为他人操心了。

不过我却是个闲不住的人，几十年的笔墨生涯，养成了一种赶也赶不走的习气，一是读书，二是看报，用意不外是打发时光。

固然，在读和看的当中，也发现不少古古今今的异闻奇事，免不了产生一点感想，一些慨叹，甚至愤激和无奈。不过我也有点自知之明，例如牵涉亿万人利害的大政方针，或使人拍案痛恨的社会污浊，即使古今都有不少人实行“庶人之议”，发愤激之论，甚至以性命相争，但我这个饱历沧桑的小人物，而且脱不了书呆子的习气，既无治国良方，也不掌握舆论之权，如果不自量力，指东画西，以高明自居，以“搅轡澄清”自命，则徒然貽笑大方，自取悔尤；即使对污浊进行笔墨挾伐，快意一时，而于现实也无非是虫吟蚓唱而已。

不过古人也有句能通古今的话，“不贤者识其小者”，也就是说，世事复杂，人品不齐，圣贤们能识其大，而不贤者只见其小。所以在古今人的著作中，既有不朽的影响历史趋向的巨著鸿篇，同时也有渺不足道的虫鱼琐屑。而这些虫鱼琐

屑，也未必不值一顾，也未必不可留传。小大巨细之间也有辩证关系，无大何以见小，无小何以显大。所以著述云云，不可能全是经典名著。汉人记载先秦十个学派，其中除儒、道、墨、法这些大家之外，也有“小说”一流。因此也有人说：“虽小道亦有可观”。试看近年“红学”之如日中天，高高凌驾于儒、墨之上，就可见人事变化之大，连学术之林也无可避免。

而我这本小册子，实实在在来说，也是属于“不贤识小”之类，所谈的全是虫鱼琐屑，上自天文，下及地理，古今中外，都有涉及。内容之杂，取材之微，触目便见，无须多说。有些虽是引申前人之陈言，罗列细碎的材料，却又有些个人的私见，间杂针砭，内容大抵都是常人接触所及，却又未必为人人所知，有些更如天方夜谭。自己以为离奇，便也想公之于众。这些东西，陆续写下，算其时间前后也有十多年，如今选出二百多篇，集成一册，也算是个人小札之一吧。假如读者看了，觉得还有些趣味，增点知识，也就不至“妄灾梨枣”了。

刘逸生

1998年11月19日

目 录

- 龙与伟人····· (1)
- 再谈龙帝····· (3)
- 龙年能生贵子吗····· (5)
- 中秋与月中桂子····· (7)
- 没有冬季的自然历····· (9)
- 龙蛇年与“贤人”····· (11)
- “真龙”还是“掘尾龙”····· (13)
- 两个龙年····· (15)
- 龙多蛇少话地名····· (19)
- 小行星新闻····· (21)
- 美人与月····· (23)
- 天气与“天人感应”····· (25)
- 也说忧天····· (27)
- 雷电的禁忌····· (29)
- “闰”的妙用····· (31)
- 雨的变化····· (33)
- 新年说福····· (35)
- 谈福····· (37)
- 寿夭祸福之间····· (39)
- 胎教与迷信····· (41)

白色动物与祥瑞·····	(43)
节日怪想·····	(45)
关于“租父母节”·····	(47)
元宵曾似万圣节·····	(49)
“毒月”的旧风俗·····	(51)
羊乃吉祥之物·····	(53)
话说灵芝仙草·····	(55)
杂话斗蟀·····	(57)
蟋蟀的欲火·····	(59)
萤火的浮夸·····	(61)
蝌蚪与黑发药·····	(63)
教你食昆虫·····	(65)
萤火化为神奇·····	(67)
蚌壳奇观及其他·····	(69)
爱猫的情结·····	(71)
以弱食强的奇物·····	(73)
实地探燕窝·····	(75)
茉莉花今古·····	(77)
女人与猫·····	(79)
苍蝇间谍·····	(81)
鹅的智慧·····	(83)
孔雀的神话·····	(85)
毒鸟与鸠·····	(87)
海豚救人与拜风·····	(89)
甘宁庙神鸦之毁灭·····	(91)
人形何首乌·····	(93)
何物澡豆·····	(95)

胡饼和西饼·····	(97)
荔枝与贡品·····	(99)
哈密瓜从万里来·····	(101)
插花有新方古法·····	(103)
植花奇技溯陈村·····	(105)
花瓶之雅俗·····	(107)
读书人种花·····	(109)
语言是势利眼的·····	(111)
象形文字和象形天地·····	(113)
笔误·····	(115)
何谓行万里路·····	(117)
所谓“日以继夜”·····	(119)
汉字将成财富·····	(121)
谈广州话升值·····	(123)
开卷生疑·····	(125)
方块字的最高赞颂·····	(127)
不能不议的简化字·····	(129)
谈人狱读书·····	(131)
“衣冠不整”之类·····	(133)
裸体入土的人·····	(135)
执骨与金塔·····	(137)
哭之妙用·····	(139)
丧礼之真假哭·····	(141)
处理骨灰二例·····	(143)
吃的趋势·····	(145)
美食可以治病·····	(147)
谈酗酒·····	(149)

抽签饮酒法·····	(151)
酒令与时代风气·····	(153)
素食还是荤食·····	(155)
美食的幕后秘闻·····	(157)
下酒物·····	(159)
人到中年·····	(161)
知识老人消遣法·····	(163)
不讳称老·····	(165)
长寿村与退休制·····	(167)
长寿村与短命之家·····	(169)
将寿补蹉跎·····	(171)
老大心情·····	(173)
老人的“三世观”·····	(175)
最受尊敬者·····	(177)
“叹老”和“扮老”·····	(179)
信命乃心灵调理·····	(181)
少女自怜症·····	(183)
怀旧情结·····	(185)
你和祖先是否同姓·····	(187)
广东十大姓之讹传·····	(189)
谁算大姓·····	(191)
也谈取名·····	(193)
名字的烦琐和禁忌·····	(195)
名字的时代印记·····	(197)
从绝迹到热闹的名片·····	(199)
名片管制·····	(201)
酒旗乃广告一绝·····	(203)

一流的广告	
——张家界琐谈之一	(205)
美景与嘉名	
——张家界琐谈之二	(207)
视觉的错误	
——张家界琐谈之三	(209)
禁行汽车	
——张家界琐谈之四	(211)
向秦陵兵马俑挑战	
——张家界琐谈之五	(213)
我看本展	(215)
“风水轮流转”	(217)
打扮	(219)
自动化叫冤	(221)
“不落家”种种	(223)
地震之余	(225)
大地震的生动描写	(227)
地理盲	(229)
妓女辨伪妙计	(231)
古今悲观论	(233)
“齐家”解	(235)
拿来与丢掉	(237)
“金拐杖”的联想	(239)
保护蝴蝶泉	(241)
厕所思维	(243)
厕所灵感与避臭法	(245)
再谈避臭	(247)

城市塑像小议	(249)
旅游之即兴话题	(251)
大人的玩具	(253)
造谣恐吓法	(255)
太极图之神奇	(257)
报应的思考	(259)
勿以分数作准绳	(261)
凿石凿出旅游区	(263)
姻缘还是因缘	(265)
变性人的可怕遭遇	(267)
三峡古纤道	(269)
人口依然是个谜	(271)
这世界需要土行孙	(273)
进军地下	(275)
卓别林自我发现	(277)
谈“自白”	(279)
基因与结婚	(281)
阴阳人崇拜	(283)
结婚与男女年龄	(285)
结婚等于赌博	(287)
读地图	(289)
买地图的烦恼	(291)
何所适从	(293)
名人的危险	(295)
废画处理法	(297)
城与水	(299)
花钱买耻笑	(301)

恶梦不恶	(303)
“大丈夫”的零用钱	(305)
偷癖与一念之贪	(307)
“恶姓”	(309)
笑比哭好	(311)
藤桥	(313)
妓院有政府阴谋?	(315)
旧友飞黄腾达以	(317)
商战与扎安	(319)
筑墙与拆墙	(321)
“扛鸡”与“禁蟹”	(323)
二人世界与忍	(325)
裸体之忌	(327)
难得糊涂	(329)
再说糊涂	(331)
漓江的画山九马	(333)
桨声中的情趣	(335)
女运动员与方术	(337)
“黑话”漫谈	(339)
仿制马桶与逆向思维	(341)
照片作伪谈旧	(343)
关中八怪	(345)
“囫”字闹的笑话	(347)
话说“国语”	(349)
“日本文化”小议	(351)
筷子文化	(353)
奇石麦饭石	(355)

古代包装妙法·····	(357)
青白红眼及其他·····	(359)
风水先生恶计·····	(361)
女神的魅力·····	(363)
男士与女神·····	(365)
中国神话之毁灭·····	(367)
杨泉应封为酒神·····	(369)
不是佛塔的塔·····	(371)
佛教有利于旅游·····	(373)
文学家读点佛经好·····	(375)
怕神与造神·····	(377)
“鬼神”和祭祀·····	(379)
和尚多制茶能手·····	(381)
和尚有功于绿化·····	(383)
从武成王庙到关帝庙·····	(385)
魁星奇计·····	(387)
神像塑造绝技·····	(389)
鬼城看人·····	(391)
不拘一格降仙才·····	(393)
毒气和鬼气·····	(395)
福尔摩斯与张元·····	(397)
收集癖·····	(399)
把观众制造出来·····	(401)
活的人和死的成绩·····	(403)
不持枪的枪手·····	(405)
“端午儿”·····	(407)
谈“贬值”·····	(409)

谈顾问	(411)
“半人”问题	(413)
微型趋势	(415)
火神赐福	(417)
“搏乱”谈	(419)
给母亲们高工资	(421)
清客	(423)
城的悲喜剧	(425)
与水争地之害	(427)
治国与煎鱼	(429)
做人难与论人难	(431)
古玉中的秽物	(433)
《易》占奇事	(435)
朋友话古今	(437)
江山也靠美人捧	(439)
“首善之区”	(441)
英雄长眠之后	(443)
“四大美人”质疑	(445)
有罪归下的秘术	(447)
“夫人”及其他	(449)
“五星联珠”作伪案	(451)
反正一样	(453)
生肖泛滥之弊	(455)
从《铁达尼号》想到教科书	(457)
自知之难	(459)
武林中之“壁虎功”	(461)
附：电脑黄昏恋	(463)

龙与伟人

每逢辰年，又称龙年，十二年回头一次。为了迎接这个龙年，不少人都颇为高兴地进行准备工作。1988年的龙年为北京国际旅游年，以“龙”为主体安排各种活动，便是一例。

中国人对龙的崇拜起于何时，有种种说法。考古学家正在向更深的历史层进行发掘，希望有更好的收获，他们的努力是会有结果的。龙在中国，应该有几万年历史吧？考古学家将会告诉我们。

至少在三千年前，龙已经进入我国的哲学领域，并且占据主要地位。证据就是那本周文王演绎过的《周易》。

《周易》是一本很古的占卜书，传说伏羲画卦，文王作解。开头作占卦用，后来变成哲学教科书。而这本书，一开始就出现龙的形象。

龙出现在《易经》第一卦乾卦。这不是偶然的，乃是龙的身分地位非常崇高的证据。龙象征伟大人物，乾卦就用龙来对伟大人物作出指示，叫伟大人物应该如此，不应该如彼。可以说，《易经》一开头就着眼于最高层的首领，而以龙作为形象。

那么，乾卦是怎么说的呢？

一卦有六画，亦即六爻，最下一画是第一爻，乾卦第一爻叫“初九”。此时的龙，处在最底层。爻语说：“初九，潜龙，勿用。”意思是说，伟大人物还在潜伏时期，切勿轻露头角，也就是要装傻扮懵，此谓“勿用”。

进一步就是“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此是第二爻。龙出现在田野，初露头角。可以有利，不妨施展本领，给大家看一看。

再上一爻是“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此时的大人物，必须装成谦虚谨慎，日夜警惕，避免敌人发觉加以伤害。

如果伪装得好，再一步，就是“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此时可以一跃而起，升在半空之中，窥看机会。一有机会，立即抓住不放，别人已是无奈你何的了。

再升一级：“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伟人此时飞腾天上，大展身手，一切顺利，备受崇拜。许多伟人都是这样的。

然而假如还不知足，又再升一级，便是“上九，亢龙有悔”了。有些野心家发动世界大战，以为可以统治天下。只落得后悔不迭。还有其他例子，可以不说。

龙与伟人，就是如此相似的。面临龙年，温习一下“乾卦”，看来是不无好处的。

1987年12月4日

再谈龙帝

唐、宋、元、明、清五朝属龙的皇帝共有九位。那么，唐以前的皇帝又怎样？查了一下，由秦始皇到隋炀帝，不算“五胡”、北魏、北齐、北周这些外族皇帝，属龙的倒有八个。一是汉光武刘秀，生于公元前5年（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属龙而又为开国皇帝，可说是“真命天子”吧。奇怪的是，他的孙子刘烜，也是属龙，生于公元56年（建武中元元年）丙辰，两汉四百二十六年，属龙的只有这两个皇帝，可算稀罕。

再下去，又有一个开国皇帝，即西晋的武帝司马炎，也是属龙。他生于公元236年（魏明帝青龙四年）丙辰，即青龙的龙年，可谓“双龙出海”。不过这人只是好命，并无多大本事，而且亡国也快。他那大儿子司马衷，即惠帝，是个近于白痴的人，老百姓饿得要死，他问“何不食肉糜”，就是此人。司马炎的小儿子司马炽，倒又是生于龙年的（公元284年甲辰），不料这个龙年天子，在位不过五年，就被匈奴人刘聪攻入洛阳，当上了俘虏，而且“青衣行酒”，出尽了丑。到了东晋，又出现了一个龙年皇帝，此人便是简文帝司马昱，生于公元320年庚辰，一个半壁江山的皇帝，受制于桓温，连一点龙气都没有了。